

答 与 死

0549317-2/

46.351

C5

46.351

C5

林焕平编译

爱智苑

日本现代小说欣赏



10054931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爱 与 死

日本现代小说欣赏

林焕平 编译

☆

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宁市河堤路14号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

开本 $787 \times 1092 \frac{1}{28}$ 印张 $9 \frac{4}{28}$ 插页2 字数172,000

1981年9月第1版 1981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80,000 册

书号: 10113·188 定价: 0.84 元

游 戏

森鸥外 作

鲁 迅 译



木村是官吏。

或一日，也如平日一样，午前六点钟醒过来了。是夏季的初头。外面是早就明亮了的，但使女顾忌着，单不开这一间的雨屏。蚊帐外是小小的燃着的洋灯的光，这独寝的闺^①，见得很寂寞。

伸出手去，机械的摸那枕边。这是寻时表。是颇大的一个镍表，有的说，这就是递信省^②买给车掌^③的东西。指针也如平日一样，恰恰指着正六点。

“喂，不开屏门么？”

使女一面拭着手，出来开雨屏。外边照旧是灰色的天空中，下着微细的雨，并不热，但是湿漉漉的空气触在脸上。

使女在单衫上，嵌进肉里去的绑了卷袖绳，将雨屏一扇一扇的装进屏箱去。额上沁出汗来了，这上面紧贴

① 即内房。

② 即邮电部。

③ 即司机。

着缭乱的短头发。

心里想：“哦，今天也是一运动便热的日子呵。”从木村的租住屋到电车的停留场为止，有七八町。步行过去时，即使出门时候以为凉，待走到却出汗了。就是想到了这件事。

走出廊下洗着脸，记起今天有须赶紧送给课长的文件的事来。然而课长的到来是在八点半，所以想，八点钟到衙门就是了。

于是显着颇高兴的快活的脸，看着阴气的灰色的天空。倘给不知道木村的人一看见，便要诧异他有甚有趣，却装着那样的脸的吧。

出来洗脸的时候，使女便赶忙的叠了蚊帐，卷起被褥来。走过这处所，开了纸障子，便是书房。

两个书几，拦成九十度角的摆着。这前面铺着垫子。坐在这里，擦着了火柴，吸一支朝日^①。

木村做事，是分为立刻非做不可的事，和得闲才做的事的。将一张几收拾得精空，逢到赶紧要做的事，便拿到这上面去。而且这赶紧要做的事一完结，便将搁在那一张几上的物件，接着拿到这边来。搁着的物件总很多堆积着的。这是照了缓急积叠起来的，比较的急的便放在最上面。

木村拿起那搁在垫子旁边的《日出新闻》来，摊在空虚的一张几上，翻开第七面。这是文艺栏所在的地方。

将朝日^①的掉下的灰，吹落在几的那边，一面看。脸上仍然很快活。

^① 纸烟的名目。

从纸障子的那边，听得拂子和扫帚的声音很剧烈。是使女赶忙的在那里扫卧房。拂子的声音尤厉害，木村也常常发过话，但改了一日，便又照旧了，不用那扎在拂子上的纸条拂，却用柄的一头拂的。木村称这事为“本能的扫除。”鸽子孵卵的时候，用那削圆棱角的白粉笔兑换了鸽卵，也仍然抱着白粉笔。忘了目的，单将手段来实行。不记得为了尘埃而拂，却只是为了拂而拂了。

但这位使女，虽然躬行本能的扫除，躬行“吞战，”然而活泼，也还中用，所以木村是满足的。舌战云者，是罗曼主义时代的一个小说家所说的话，就是说使女一遇着主人出门，便跑到四近各处去饶舌。

木村看完了什么之后，略略皱一皱眉。大抵无论何时，凡是放下新闻的时候，若不是极 Apathique（漠然）的表情，便是皱一皱眉。这就因为新闻的记载，是成不了毒也做不了药的东西，或者是木村以为不公平的东西的缘故。既如此，似乎不看也就是了，然而仍然看。看了之后，显出无动于中的神色，或者略略皱一皱眉，便立刻回复了快活的脸。

木村是文学者。

在衙门里，办着麻烦的，没精打采的，增添补凑的那些事，快要成为秃头了，也历来没有阔，但在当作文学者这一面，却颇也为世所知的。并没有做什么好著作，而颇也为世所知。且不特为世所知而已。一旦为世所知，做官这一面便变了外放之类，被当作已经死了似的看待，一直到将成秃头之后，再回东京，才作为文学者而复活起来。实在是很费手脚的履历。

倘说木村看了文艺栏，觉得不公平是因为自利，被贬便怒，被褒便喜，那怕是冤枉的吧。不论我的事，人

的事，看见称赞着无聊的东西，糟蹋着有味的东西，所以觉得不公平的。不消说：遇有说着自己的时候，便自然感得更切实。

卢斯福(Roosevelt)遍地的走，说着“见得不公平就战吧”的道要。木村何以不战呢？其实，木村前半生中，也曾大战过来的。然而目下正在做官，一发议论，便做不出著作了。自从复活以来，虽然坏，也在做著作，议论之类是不能发的。

这一日的文艺栏上，写着这样的事：

“在文艺上有所谓情调。情调是成立于 Situation (情况) 的上面，然而是不定 (Indéfinissable) (不可言说) 的。登在与木村有关系的杂志上的作品，无一篇有情调。木村自己的东西也似乎没有情调。”

约而言之，就是这一点。而且反之，还揭着所谓有情调的文艺的例，但这些也并不是木村一一佩服的东西。这之中，连木村以为体面的作家，不做那样的文章才好的东西之流，也举在例子里。

要之写在那里的话，在木村是不很懂。即使看了“成立在 Situation 之上的情调”这话，也是什么都不能想清楚的。哲学的书，论艺术的书，木村也看得颇不少了，但看这句话，却是什么都不能想清楚。诚然，在文艺里，也有着要说是 Indéfinissable，便也可以说得似的，有趣的地方的。这能想。然而 Situation 是什么呢？不是说古来剧曲之类，将人物分配了时候和处所而做成的东西么？这与巴尔 (Hermann Bahr) 以为旧文艺的好处，在急剧，丰富，有变化的行为的紧张这些话，岂不是没有差别么？说是单能在这样的东西上成立，在木村是不懂的。

木村也并非自信有如此之强的人，但对于这不懂，却不以为自己的脑力坏。其实倒反为记者想起了颇可悯而且失敬的事。一看那揭着的有情调的作品的例，便想到尤其失敬的事来了。

木村的蹙蹙的脸，即刻快活起来了。而且因了单身人都整饬的脾气，好好的折了新闻，放在书房的廊下的角落里。这样放着，使女便拿去擦洋灯，有用剩的，卖给废纸担。

这写得颇长了，而实际是二三分间的事。吸一支朝日之间的事。

将朝日的烟蒂抛在当作灰盘用的石决明亮里，木村同时仿佛想到了什么似的，独自笑着，一捧就捧着积在旁边几上的十几本 Manuscripts（原稿）似的东西，搬到衣橱上去了。

这是日出新闻社所托付的应募剧本。

日出新闻社悬了赏，募集剧本的时候，木村是选者。木村有着连呼吸也运不过来的事务，没有看应募剧本的工夫。要匀出这样的工夫来，除了用那吸烟的休憩时间之外，再没有别的法。

在吸烟休憩的时候，是谁也不愿意做不愉快的事的。应募剧本之流，看了觉得有趣的，是十之中说不定是否有一。

而竟答应了看卷者，是受了托，勉勉强强的答应下来的。

木村常常被《日出新闻》的第三面上说坏话。无论什么时候，总是用“木村先生一派的风俗坏乱”这一句话的。有一回，因为有一个剧场，要演西洋的谁所做的戏剧，用了木村的译本的时候，也写着这照例的坏话。

要说起这是怎样的剧本来，却不但是在Censure（检阅）严到可笑的柏林和维也纳，都准印成书本去发行，连在剧场扮演，也毫不为奇的，颇为甜熟的剧本罢了。

然而这是三面记者所写的事。木村不明白新闻社里的事情，新闻社的艺术上的意见，没有普及到第三面也并不见怪的。

现在看见的却两样。在文艺栏，即使有着个人的署名，然而并不加什么案语，便已登载的议论，则也如政治的社说一般，便当作该社的文艺观来看待，也就无所不可吧。在这里，说木村所做的东西没有情调，木村参与选择的杂志上所载的作品也没有情调，那就是说木村是不懂文艺的了。何以教不懂文艺的人，来选剧本的呢？倘若没有情调的剧本入了选，又怎么好呢？这样做，对得起应募的作者吗？作者那边固然对不起，而于这边也对不起的，木村想。

木村是被称为坏的意义这一面的Dilettant（游戏于艺术的人）的，以即使不落这样的难，来看并不有趣的东西，也还可以过活。总而言之，廓清这一大堆的事，是敬谢不敏了，这样想着，所以搬到衣橱上去的。

写起来长了，然而这是一秒间的事。

隔壁的房子里，本能的扫除的声音停止了，纸障子开开了。搬出饭来了。

木村用那混着芋头的酱汤来吃早饭。

吃完饭，喝一杯茶，脊梁上便沁出汗来。夏天究竟是夏天哪。木村想。

木村换上洋服，将一个整包的朝日塞在衣袋里，走向大门去。这里已经摆着饭包和洋伞，靴子也擦好了。

木村撑了伞，橐橐的出去了。到停留场去的路，是一

条店铺栉比的狭路，经过的时候，店主人要打招呼的店大抵有一定的几家的。这里便留心着走。这四近，对木村怀着好意来打招呼之类的也有，冷淡的装着不相干的脸的也有，至于抱着敌对的感想的人，却仿佛没有似的。

于是木村先推察这些招呼的人是怀着怎样的心情。第一，他们确乎想，做小说的人是一种古怪人。以为古怪人的时候，立刻又觉得是可怜的人，所以来给一点 *Protegé*（惠顾）的。这在招呼的表情上可以看得出来。木村对于这事，并不以为可憎，但不消说，自然也不觉得多谢。

正如邻近的人的态度一样，木村这人，在社交上也不很有什么对头。也只有当作呆子看，来表点好意的人，和全然冷淡，置之不理的人罢了。

加以在文坛上，又时时被驱除。

木村想，只要人们肯置之不理，这就好了。虽说置之不理惟有著作却要请准他做做的。心里想，不要看错了东西，便破口骂倒等等就好，倘有和自己有着相同的感的人，那就运气了。这是在心的很深很深的地方这样想。

到停留场的路走了一半的时候，从横街里走出一个叫作小川的人来了。这人也在同衙门里办事，每三回里大约总有一回遇在路上的。

“自以为今天早一点，却又和你遇着了。”小川说，偏了伞子，并着走。

“这样的么，……”

“平常不是总是你先到么。想着些什么似的。想着大作的趣向吧。”

木村每听到这样的话，便感着被搔了痒的心情。但

仍旧摆着照例的快活的脸，不开口。

“近来，翻了一翻《太阳》，里面有些说你在衙门里的秩序的生活和艺术的生活，是正相矛盾，到底调和不得的这类话。见了么？”

“见过了。说的是坏乱风俗的艺术和官吏服务规则，并无调和的方法这等意思吧。”

“原来，是有着风俗坏乱这类字面的。我却没有这样的去解释。单当作艺术和官吏了。政治之流，倘尽着现状这样下去，是一时的东西；艺术是永远的东西呵。政治是一国的东西，艺术是人类的东西呵。”小川是衙门里的饶舌家，木村始终觉得讨厌的，但努力不教露出这颜色。他仿佛老病复发似的，响亮起来了。“然而，你看着卢斯福在各处拼演的演说吧。假使依了此公所说的来做，政治也就不是一时的东西了。不单是一国的东西了。再将这事高尚一点，政治便成为大艺术哩。我想，这和你们的理想倒许是一致的，怎样？”

木村以为很糊涂，极要皱一皱眉了，却熬着。

这之间，到了停留场。因为是末站，所以早出晚归，便正须坐在满座的车子上。两人在红柱子下，并撑了伞立候着，走过二辆车，好容易才挤上了。

两人都挽在皮带上，小川似乎饶舌还没有够。

“喂，我的艺术观如何？”

“我是不去想这些事的。”木村懒懒的答。

“怎样想，才动笔的呢？”

“并不怎样想。要做的时候便做。可以说，仿佛和要吃的时候便吃差不多吧。”

“本能么？”

“也并非本能。”

“何以？”

“意识了做的。”

“哼。”小川显了异样的脸色说，不知道怎么想去了，从此直到下电车，没有再开口。

和小川分了手，木村走到自己的房屋面前，将帽挂在帽架上，插了伞。挂着的帽子还只有二三顶。

门开着，挂着竹帘。经过了穿着白制服的听差的旁边，走到自己的桌前去。先到的人也还没有出手来办公，在那里摇扇子。也有交换“早上好”的。也有默默的用下颚打招呼的。所有的脸都是苍白的没有元气的脸。这也无怪，每一月里没有一个不生一回病的。不生的，只有木村。

木村从贴着“特别案卷”的签条的，熏旧的书架上，取出翻潮的文件来，在桌子上堆了两大堆。低的一堆，是天天办去的东西，那上面，有一套拖着舌头似的，贴着红签的文件。这就是今天必须交给课长的要紧的事情。高的一堆，是随时慢慢办去便成的公事。除了本分的分任事务之外，因为要订正字句，从别的局所里，也有文件送到木村这里来。那些东西，倘有并不紧急的，便也归在这里面。

取出了文件，坐在椅子上，木村便摸出那照例的车掌的表来看。到八点还差十分。等课长到来为止，还有四十分。

木村翻开那高的一堆的上面的文件来，看了一回，便用糊板上的浆糊，贴上纸条，在这里写上些什么去。纸条是许多张的用纸捻子穿着，挂在桌子旁边的。在衙门里，称之为附笺。

木村泰然的坐着，飒飒的办公，这期间，那脸始终

很快活。这样的时候的木村的心情，是颇有些难于说明的。这人不论做什么事，总抱着孩子正在游戏一般的心情。同是游戏，有有趣的，也有无聊的。这办事，却是以为无聊的这一类。衙门的公事，并不是笑谈。那是政府的大机关的一个小齿轮，自己在回旋的事，是分明自觉着的。自觉着，而办着这些事的心情，却象游戏一般。脸上之所以快活者，便是这心情的发现。

办完一件事，就吸一支朝日。这时候，木村的空想也往往胡闹起来。心里想，所谓分业者，在抽了下午茶的人，也就成了很无聊的事了。然而并没有觉得不平。虽然这样，却又并不怀着以此为已的命运，类乎Fataliste（运命论者）的思想。也常想，这样的事务，歇了怎样呢。于是便想到歇了以后的事。假定就目前的景况，在洋灯下写，从早到晚的著作起来吧。这人在著作的时候，也抱着孩子正在闹心爱的游戏似的心情的。这并非说没有苦处。无论做什么Sport（玩耍），都要跳过障碍。也未尝不知道艺术是并非笑谈。拿在自己手上的工具，倘交给巨匠名家的手里，能造出震惊世界的作品的事，是自觉着的。然而一面自觉，一面却怀着游戏的心情。庚勃多（Gambetta）的兵，有一次教突击而气馁了，庚勃多说吹喇叭吧，但是进击的谱没有吹，却吹了Reveil（起床）的谱。意大利人站在生死的界上，也还有游戏的心情。总而言之，在木村，无论做什么都是游戏。同是游戏，心爱的有趣的这一种，比无聊的好，是一定不易的。但倘若从早到晚专做这一种，许会觉得单调而生厌吧。现在的无聊的事务，却也还有破这单调的功能。

歇了这事务之后，要破那著作生活的单调，该怎么办

呢？这是有社交，有旅行。然而都要钱的。既不愿用旁观别人钓鱼一般的态度，到交际社会去；要做了戈理基(Gorki)那样的Vagabondage(放浪)觉得愉快，倘没有俄国人的遗传，又仿佛到底不行似的。于是想，也许仍然是做官好吧。而这样想来，也并没有起什么别的绝望似的苦痛的感觉。

有时候，空想愈加放纵起来了，见了战争的梦，假设着想，喇叭吹着进击的谱，望了高揭的旗，快跑，这可是爽快呵。木村虽然没有生过病，然而身材小，又瘦削，不被选去做征兵，因此未曾上过阵。但听人说过，虽曰壮烈的进击，其实有时也或躲在土袋后面爬上去的，这时记起来了。于是减少了若干的兴味。便是自己，倘使身临其境，也不辞藏身土袋之后而爬的。然而所谓壮烈呀爽快呀之类的想象稀薄了。其次又设想，即使能够出战，也许编入辎重队，专使搬东西。便是自己，倘教站在车前就拉吧，站在车后便推吧。然而与壮烈以及爽快，却愈见其辽远了。

有时候，见着航海的梦。淌凌了屋一般的波涛，渡了大洋，好愉快吧。在地极的冰上，插起国旗来，也愉快吧，这样架空的想。然而这些事也有分业的，说不定专使你去烧锅炉的火，这么一想，Enthousiasme(热诚)的梦便惊醒了。

木村办完了一件事，将这一起案卷，推向桌子的对面，从高的一堆上又取下一套案卷来。先前的是半纸的格子纸，这回的是紫线的西洋纸了。密密的贴在手掌上，宛然是和竹竿一同捏着了蜗牛的心情。

这时为止，已经渐次的走出五六个同僚来，不知什么时候桌子早都坐满了。摇过八点的铃，暂时之后，课长

出来了。

木村当课长还未坐下来的时候，便拿了贴着红签的文件过去了，略远的站着，看课长慢慢的从Portefeuille（护书）里取出文件来，揭开砚匣的盖子，磨墨。磨完了墨之后，偶然似的转向这边来了。是比起木村来，约小三四岁的一个年青的法学博士，在眼鼻紧凑，没有余地，敏捷似的脸上，戴着金边的眼镜。

“昨天嘱咐的文件……”说了一半话，送上文件去。课长接了，大略的看完，说道，“这就好。”

木村觉着卸了重担似的心情，回到自己的位置上。一回通不过的文件，第二回便很不容易直截了当的通过。三回四回的教改正。这之间，那边也种种的想，便和最先所说的话有些两样起来。于是终于成为无法可施。所以一回通过便喜欢了。

回到位子上一看，茶已经摆着了。八点到地的时候一杯，午后办公时候三点前后一杯，是即使不开口，听差也会送来的。是单有颜色，并无味道的茶。喝完之后，碗底里沉着许多滓。

木村喝了茶，照旧泰然的坐着，不歇的飒飒的办事。低的一堆的文件的办理，只要间或拿出簿子来一参照，都如飞的妥贴了。办妥的东西，加了检印，使听差送到该送的地方去。文件里面，也有直送给课长那里的。

这期间又送来新文件。红签的立刻办，别的便归入或一堆中；电报大抵照红签的一样办。

正在办事，骤然热起来了，一瞥对面的窗，早上看见灰色的天空的处所，已经团簇着带紫的暗色的云了。

看那些同僚的脸，都显着非常疲乏的颜色，大抵下

膊弛缓挂下了，脸相看去便似乎长了一些了。屋子里潮湿的空气，浓厚起来，觉得压着头脑。即使没有现在这样特别的热的时候，办公时间略开头，从厕所回来，一进廊下，那坏的烟草的气息和汗的气味，也使人有要噎的心情。虽然如此，比起到了冬天，烧着暖炉，关上门户的时候来，夏天的此时又要算好得多了。

木村看了同僚的脸，略略皱一皱眉，但立刻又变了快活的脸，动手办公事。

过了卅时，动了雷，下起大雨来了，雨点打着窗户，发出可怕的声音。屋里的人都放下事务向窗户看。

木村右邻的一个叫山田的人说：

“正觉得闷热，到底下了暴雨了。”

“是呵，”木村向右边转过快活的照例的脸去说。

山田一见这脸，仿佛突然想到了似的，低声说道：

“你固然是迅速的办着事，但从旁看来，不知怎的总仿佛觉得在那里开玩笑似的。”

“那有这样的事呢。”木村恬然的答。

木村被人这么说，已经不知多少次了。说这人的表情，言语，举动，都催促别人说出这样的话，也无所不可的。在衙门里，先代的课长也说是欠恳切，很厌恶。文坛上，则批评家以为不认真，正在贬斥他。娶过一回妻，不幸而走散了，平生因为什么机会冲突起来的时候，说道“你只在那里愚弄我，”便是那细君的非难的大宗。

木村的心情，是无所谓认真认假的，但因为对于一切事的“游戏”的心情，致使并非哪拉（Nora）的细君，也感到被当作傀儡，当作玩物的不愉快了。

在木村呢，这游戏的心情是“被给与的事实。”和木村往还的一个青年文士曾经说，“先生是欠缺着现代人的紧要的性质的。这是 Nervosité（神经质）呵。”然而木村也似乎并不格外觉得不幸。大雨之后，接着小雨，但也没有什么很凉。

一到十一点半，住在远处的人便进了食堂吃饭去。木村是办事办到放午炮，于是一个人再吃饭的。

两三个同僚走向食堂的时候，电话的铃响起来了。听差去听了几句话，说道“请候一候”便走到木村这里来。

“日出新闻社的人，说要请说几句话。”

木村走到电话机那里。

“喂，我是木村，什么事呢？”

“木村先生么？劳了驾，对不起的很了。就是那应募的剧本呵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看了呢。”

“是呵。近来忙，还不能立刻就看呢。”

“哦。”怎么说才好，暂时想着似的。“那就再领教吧。拜托拜托。”

“再见。”

“再见。”

微笑的影，掠过木村的脸上了。而且心里想，那剧本，一时未必走下衣橱来哩。倘是先前的木村，就会说些“那是决定不看了”之类的话，在电话上吵嘴。现在是温和得多了，但他的微笑中，却有若干的Bosheit（恶意）在里面。然而这样的些少的恶意，也未必能成为尼采主义的现代人吧。

午炮响了。都拿出表来对。木村也拿出照例的车掌的表来对。同僚早已收拾了案卷，一下子退出去了。木村只